六體書論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六體書論
作者：張懷瓘　唐

本作品收錄於《全唐文/卷0432》

臣聞形見曰象，書者法象也。心不能妙探於物，墨不能曲盡於心，慮以圖之，勢以生之，氣以和之，神以肅之，合而栽成，隨變所適。法本無體，貴乎會通，觀彼遺蹤，悉其微旨。雖寂寥千載，若面奉徽音，其趣之幽深，情之比興，可以默識，不可言宣。亦猶冥密，鬼神有矣，不可見而以知，啟其玄關「玄」字原書避清康熙帝名諱刻作「元」，今回改。，會其至理，即與大道不殊。夫經是聖文，尚傳而不秘；書是妙跡，乃秘而不傳。存歿光榮，難以過此，誠不朽之盛事。

大篆者，史特務造也。廣乎古文，法於鳥跡，若鸞鳳奮翼，虯龍掉尾。或花萼相承，或柯葉敷暢，勁直如矢，宛曲若弓，銛利精徹，同乎神化。史籀是其祖，李斯蔡邕為其嗣。

小篆者，李斯造也。或鏤織屈盤，或懸針狀貌，鱗羽參差而互進，珪璧錯落以爭明，其勢飛騰，其形端嚴。李斯是祖，曹喜蔡邕為嗣。

八分者，王次仲造也。點畫發動，體骨雄異，作威投戟，騰氣揚波，貴逸尚奇，探靈索妙。可謂蔡邕為祖，張昶皇象為子，鍾繇索靖為孫。

隸書者，程邈造也。字皆真正，曰真書，大率真書如立，行書如行，草書如走，其於學趣，蓋有殊焉。夫學草行，分不一二，天下老幼，悉習真書，而罕能至，其最難也。鍾繇法於大篆，措思神妙，得其古風，亦有不足，傷於疏瘦。王羲之比鍾繇，鋒芒峻勢，多所不及，於增損則骨肉相稱，潤色則婉態妍華，是乃過也。王獻之遠減於父鋒芒，往往直筆而已。鋒芒者，若犀象之有牙角；婉態者，若蛟龍之盤遊。夫物負陰而抱陽，書亦外柔而內剛，緩則乍纖急則若滅，修短相異，岩穀相傾，險不至崩，跌不至失，此

其大略也。可謂元常為兄，逸少為弟，子敬為息。

行書者，劉德昇造也。不真不草，是曰行書。晨雞踉蹌而將飛，暮雅聯翩而欲下，貴其家承躡不絕，氣候通流，逸少則動合規儀，調諧金石，天姿神縱，無以寄辭。子敬不能純一，或行草雜糅，便者則為，神會之間，其鋒不可當也。宏逸道健，過於家尊，可謂子敬為孟，逸少為仲，元常為季。

草書者，張芝造也。草乃文字之末，而伯英創意，庶乎文字之先，其功鄰乎篆籀，探於萬象，取其元精，至於形似，最為近也。字勢生動，宛若天然，實得造化之姿，神變無極。然草法貴在簡易，而此公傷於太簡也。逸少雖損益合宜，其於風骨精熟，去之尚遠。伯英是其祖，逸少是其父，子敬是其子。若乃無所不通，獨質天巧，耀今抗古，百代流行，則逸少居最。

所以然者，古質今文，世賤質而貴文，文則易俗，合於情深，識者必考之古，乃先其質而後其文。質者如經，文者如緯，若鍾張為枝幹，二王為華葉。美則美矣，如彼桃李；戛兮鏗兮，合乎宮徵。磊落昆山之石，嵯峨碧海之波，奔則激電飛空，頓則懸流注壑。雖貫珠之一一，亦行雁之聯聯，求之於希微，見之於無物。或儼兮其容，或敦兮若樸，或煥兮若冰之將釋，然後為得矣。故學真者不可不兼鍾，學草者不可不兼張，此皆書之骨也。如不參二字之法，欲求於妙，不亦難乎！若有能越諸家之法度，草隸之規模，獨照靈襟，超然物表，學乎造化，創開規矩。不然，不可不兼於鍾張也。蘊無斷之明，則可詢於眾議，舍短從長，固鮮有敗。書亦探諸家之美，況不遵其祖先乎？

臣數封龍顏，承聖旨修書，擬教皇子小學，亦在幼年，又承諸王學書，不習古本，今不遇古，理在不疑，如學文章，只讀今人篇什，不涉經籍，豈成偉器？又如不知東都，惟須指示洛陽之道，日行遠近，隨其筋力，若令蹇者引去，自然不越其前。亦猶局騿子於櫪中，閉鴛雛於籠下，而望其遼遠，實謂難乎！若使其出龍去櫪，刷勁翮，整蘭筋，垂長風，躡修路。可以摩霄逐日，豈惟千里萬里哉？如人面不同，性分各異，書道雖一，各有所便，順其情則業成，達其衷則功棄，豈得成大名者哉？夫得射法者，箭則中物而深入，為勢有餘矣。不得法者，箭乃掉而近，物且不中，入固不深，為勢已盡矣。然執筆亦有法，若執筆淺而堅，掣打勁利，掣三寸而一寸著紙，勢有餘矣。若執筆深而束，牽三寸而一寸著紙，勢，已盡矣。其故何也？筆在指端則掌虛，運動適意，騰躍頓挫，生氣在焉。筆居半則掌實，如樞不轉，制豈自由？轉能旋回，乃成棱角，筆既死矣，寧望字之生動？獻之年甫五歲，羲之奇其把筆，乃潛自後掣之不脫，幼得斲法，此蘊生而

知之。是故學必有成則無體，欲探其奧，先識其門，有知其門，不知其奧，未有不得其法，而得其能。夫好事之人，廣求名書，以教其子，察其所入，便遣習之。亦如商人，以停百貨，色目既眾，必有善於人者，所貴多本，本立道生，貧者谘嗟，必不能遂。伏惟陛下有萬國之富，而固庶人之貧，天府妙書，實惜何用？若恐損汙真跡，捐本亦可師樸，寸有所長，自古大有佳手，各稟異氣，亦可參詳。信願每季之間一兩度，悉召諸王，遍示古跡，商榷諸家工拙，必大間悟心靈，習其所便，從此豹變，冰寒於水，昔有誠信，況復天人神縱者哉，豈可許鍾張二王，獨高於往日也？且一食之美，惟飽其日，儻一觀而悟，則潤於終身。夫主人示書，調之設賓，縱一聽鈞天之樂，睹明月之珠，竟何益於人也？若順其性，得其法，則何攻不克，何業不成？侍書之人，惟宜指陳妙理，亦如侍講，敷演聖旨。

當今大化滂流，四表無事，士無棄置，官盡材能。臣及弟懷環，叨同供奉，臣謹進懷環書大小篆及八分，臣書真行草，合成六體。自書契之作，三千餘年，子孫支分，優劣懸隔。今考其神妙，舍彼繁蕪，當道要書，用此六體，當道要字，行此千文，比而睹之，見其始未，探質哲之深旨，知變化之所由。臣敢罄庸愚，謹獻書論。

此唐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